

蘇  
文  
彙  
評

四川文藝出版社  
曾棗莊主編

## 前言

三蘇父子的文風並不相同：明允之文雄，子瞻之文奇，子由之文穩。曾鞏在《蘇明允哀詞》中稱美蘇洵說：「少或百字，多或千言，其指事析理，引物托喻，侈能盡之約，遠能見之近，大能使之微，小能使之著，煩能不亂，肆能不流。其雄壯俊偉，若決江河而下也；其輝光明白，若引星辰而上也。」這可說是對蘇洵文的定評。蘇轍散文以冲雅淡泊，質樸自然爲主要特徵，秦觀《答傅彬老簡》中，比較了蘇軾兄弟的不同文風說：「閣下又謂三蘇之中，所願學者登州（蘇軾）爲最優，于此猶非也。老蘇先生，吾不及識其人，今中書（蘇軾）、補闕（蘇轍）二公，則僕嘗親待之矣。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，經緯天地，有生之類，皆知仰其高明；補闕則不然，其道如元氣，行于混沌之中，萬物由之而不自知之。故中書嘗自謂『吾不及子由』，僕竊以爲知言。」軾文如日月，一望可知；轍文如元氣，深不可測。蘇軾說：「子由之文，詞理精確，有不及吾；而體氣高妙，吾所不及。」（《書子由〈超然臺賦〉後》）詞理精確可知，體氣高妙難言，意思與秦觀的話相近。前人論及蘇軾文風的特點的地方很多，但都沒有比他自己在《自評文》中歸納得更準確的了。他說：「吾文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而出。在平地滔滔汨汨，雖一日千里無難。及其與山石曲折，隨物賦形，

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當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。其他，雖吾亦不能知也。」所謂「如萬斛泉源」，是說他的文章都是在「不能不爲」的時候寫的，心中有很多話不吐不快，所以一下筆就文如泉涌，所謂「不擇地而出」，是說他的文章都是「信筆抒意」，千變萬化，姿態橫生，沒有固定格式，所謂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雖一日千里無難」，是說他有些文章氣勢磅礴，思路開闊，縱橫姿肆，大有一瀉千里之勢，所謂「與山石曲折，隨物賦形」，是說他的另一些文章觀察縝密，文筆細膩，狀景摩物，無不皆肖，所謂「常行于所當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」，是說他的文章自然流暢，有意而言，意盡言止，毫無斧鑿痕迹。無論蘇軾的政論、史論、雜說，還是游記、碑傳、書信、隨筆，都寫得來確如「行雲流水」，平易自然，明晰輕快，揮灑自如。

蘇軾一生作賦較多，現存有二十多篇。賦是一種兼有韻文、駢文特點的文體，經先秦的騷體賦，兩漢的辭賦，六朝的駢賦，限制越來越嚴，內容越來越貧乏。特別是唐宋用以取士的試體賦（又叫律賦），不但講駢偶，還要講平仄，限押韻，限字數，束縛很緊，把賦推進了死胡同。晚唐杜牧的《阿房宮賦》，開始衝破了這種牢籠，蘇軾更不受這種限制，形成了一種以散代駢，句式參差，用典較少，押韻不嚴的文賦。他的名作前後《赤壁賦》，就是這種文賦的代表作。

蘇軾一生寫了很多政論和奏議，其中以二十五篇《進策》、《思治論》、《上神宗皇帝書》等最有名。他的這類文章確實「有孟軻之風」，說理透辟，氣勢雄渾，洋洋灑灑，滔滔不絕，縱橫姿肆，雄辯服人。宋仁宗嘉祐八年（一〇六三）蘇軾所作的《思治論》，劈頭就提出「方今天下何病哉」

這一尖銳的問題，認為當時的「病」就在于「其始不立，其卒不成，惟其不成，是以厭之，而愈不立」，也就是開始沒有一定的奮鬥目標，最後自然不可能取得成功，正因為不成功，就更不敢提出宏偉目標，所以就事事因循苟且。他指出人們修房子都要有一定的計劃，而治理國家卻沒有計劃，各自為政，自行其是（「人各有心，好大者欲王，好權者欲霸，而好嬖者欲休息。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，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」；前政未廢，新政復發，胸無成竹，屢試屢變，虎頭蛇尾，有始無終。通篇或分析形勢，或徵引史實，或作比喻，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當時朝政的混亂狀態，從多方面闡述了治理國家要「先定其規模（計劃）而後從事」的主張。全文既平易流暢，又氣勢磅礴，頗能代表蘇軾政論文的風格。

他一生還寫了大量史論，其中以應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《進論》和以後寫的《志林》中的史論部分為最有名。蘇軾善于讀書得間，從浩如煙海的史書中，發掘出一些他人不易見到的新穎見解。人們讀司馬遷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，往往覺得圯上老人授書張良一段，「其事甚怪」，甚至「以為鬼物」。而蘇軾卻從中看出是秦世的「隱君子」，見張良「以蓋世之才，不為伊尹、太公之謀，而特出于荊軻、聶政之計」，「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」（《留侯論》）。這樣，蘇軾就把人們「以為鬼物」的事，解釋得合情合理，全文緊扣一個「忍」字，徵引史實若即若離，忽放忽收，舒卷自如，議論風生，確實是一篇雄辯有力的文章。

蘇軾善于用一些淺顯、生動、貼切的比喻，闡明一些深刻的道理。他的《日喻》、《稼說》等

雜論，就屬這類文章。他在《日喻》中說，有一個生下來就失明的人（「眇者」），有人告訴他「日之狀如銅盤」，銅盤有聲，以後他聽見鐘聲就誤認為是日；又有人告訴他「日之光如燭」，燭形如笛，後來他就把笛誤認為是日。認識來自實踐。眇者之所以鬧笑話，就在于他「未嘗見而求之人」。文中還作了另一個比喻，南方人「日與水居」，故「七歲而能涉（徒步渡水），十歲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沒（潛水）」，「北方之勇者」，「生不識水，則雖壯，見舟而畏之」，即使有人告訴他應該如何游泳，但他們「以其言試之河，未有不溺者」。蘇軾通過一反一正的比喻，說明了「道可致而不可求」，真理只可能在實際接觸事物的過程中逐步獲得，而不可能通過「達者告知」而求得。他說：「即其所見而名之，或莫之見而意之，皆求道之過也。」所謂「即其所見而名之」，意思是僅僅根據自己的一得之見來解釋事物，所謂「莫之見而意之」，是說根本沒有耳聞目見而對事物進行主觀臆測，蘇軾認為這兩種情況「皆求道之過也」，對尋求真理來說都是錯誤的。這種以淺近的比喻來說明深刻的哲理的方法，是很值得借鑑的。

蘇軾說他「平生不爲行狀碑傳」（《陳公弼傳》），比起韓愈來，他確實很少作墓誌碑傳等應酬文字。但就在他的寥寥數篇碑傳中，也有一些膾炙人口的篇章。在他貶官黃州時寫的《方山子傳》，開頭概述了方山子（陳季常）少、壯、晚時的爲人：少慕豪俠，壯欲「馳騁當世」，晚乃隱居岐亭，點出了謂之方山子的原因。接着寫他們在岐亭的相遇。陳季常得知蘇軾貶官黃州「之故」，先是「俯而不答」，繼是「仰而笑」，生動形象地刻畫了這位「隱人」蔑視宦海浮沉的神情。

陳季常之家「環堵蕭然」，而全家卻有「自得之意」，表現了「隱人」安于淡泊生活的精神。然後文章轉入對陳的回憶。陳季常少時，「使酒好劍，用財如糞土」；西山游獵，他「怒馬獨出」，「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」；今雖隱居窮山僻壤，但「精悍之色，猶見于眉間」。寥寥數語就為我們烘托出這位「一世豪士」的形象。他雖「世有助閥，當得官」；有「壯麗與公侯等」的園宅，有「歲得帛千匹」的良田，但「皆棄不取，獨來窮山中」。這就進一步刻畫了這位「隱人」視富貴如浮雲的精神境界。這篇傳記才四百來字，並沒有詳細記敘陳季常的生平事迹，僅僅散記了他早年游俠生活和晚年隱居生活中的二三事，這個「異人」的形象已躍然紙上。

元祐年間，蘇軾應潮州知州王滌之請，作了一篇《韓文公廟碑》，對韓愈推崇備至。他說：「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，而不能回憲宗之惑；能馴鱷魚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鉗、李逢吉之謗；能信于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。」很明顯，這里既是在贊韓愈，也是在借韓愈以寄慨，因為他自己也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」。他還稱頌韓愈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」，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」。文章雖有褒揚過分之嫌，但寫得來氣勢磅礴，風格雄渾，在所有稱頌韓愈的文章中，確實堪稱壓卷之作。正如洪邁所說：「劉夢得、李習之、皇甫持正、李漢，皆稱頌韓公之文，各極其勢。……及東坡之碑一出，而後衆說盡廢。」（《容齋隨筆》卷九）

蘇軾一生，南北東西，走遍了大半個中國，「身行萬里半天下」（《龜山》），「人間絕勝略已遍，

匡廬南嶺並西湖」（《贈曇秀》），因此寫下了大量游記。前人的游記大都以景物描寫為主，寄情于景，借景抒情，以情景交融的傳統手法，來表達思想感情。蘇軾好議論，他的游記往往以描寫、記敘、議論、抒情的錯綜並用為特點。有先議論而後進入記敘的，如《超然臺記》；有先記敘而後議論的，如《凌虛臺記》；有記敘在中間，前後為議論的，如《石鐘山記》；有議論在中間，前後為記敘的，如《放鶴亭記》；甚至有除用寥寥數語交待本事外，幾乎通篇都是議論的，如《清風閣記》、《思堂記》。《石鐘山記》是一篇帶有考辯性質的游記，是一篇具有某些論說文（特別是駁論文）特點的游記。通篇圍繞着石鐘山山名的由來，先寫酈道元和李渤對山名由來的看法，擺出要證明的觀點和要反駁的靶子；接着用親訪石鐘山的所見所聞，證實並補充了酈道元的觀點，推翻了李渤的觀點，使形象的景物描寫為證明和反駁服務。最後，在此基礎上得出了「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」是不行的這一中心論點，交待了寫作意圖。全文思路清晰，結構嚴謹，說理透辟，文筆流暢。其中夜游石鐘山一段，寫得尤為生動形象。《石鐘山記》確如後人所評，是「坡公第一首記文」，是「子瞻諸記中特出者」。

《東坡集》中還有大量書信，其中也不乏佳作，他的《答李端叔書》寫得來非常曲折動人。信末說：「此書雖非文，然信筆書意，不覺累幅。」「信筆書意」四字可說是這封信最突出的特點。首先，通篇「信筆」抒發了一種自怨自艾、後悔莫及的感情。他怨自己「貪得不已」，得隴望蜀，中了進士，又舉制科；又怨自己缺乏「自知」之明（「人苦不自知」），因為自己考取的是直言極諫

科，于是就「誦說古今，考論是非」，「妄論利害，攙說得失」，「譏謔至今，坐此得罪」。作者笑自己具有制科人好發議論的習氣，有如「候蟲時鳥，自鳴自己」；笑秦觀、黃庭堅對自己「獨喜見譽，如人嗜昌歠（菖蒲，楚文王所嗜）羊棗（曾皙所嗜），未易詰其所以」；又笑李端叔稱說自己的都是自己過去的毛病，如「木有癭（贅瘤）、石有暈（色彩模糊的部份），犀有通（犀角有紋），以取妍于人，皆物之病也」。這三個談諧幽默的比喻，充滿了自怨自艾的感情。蘇軾還「信筆」抒發了對人情冷暖、世態炎涼的感慨。有的人對他落井下石，乘機「推罵」；有的生怕牽連自己，避之唯恐不及；「平生親友，無一字見及，有書與之，亦不答。」就在這樣冷酷的社會里，李端叔卻一再致書蘇軾，「稱說」和「推與」蘇軾，蘇軾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。蘇軾說，李端叔對他的「稱說」是「聞其聲不考其情，取其華而遺其實」，所「稱說」的「皆故我，非今我」，但這都不過是含蓄的牢騷而已。蘇軾在信中還「信筆」抒發了憂譏畏譏，借酒澆愁的感情。他說他「得罪以來，深自閉塞」，為什麼要「深自閉塞」？又說此信「不須示人，必喻此意」。為什麼「必喻」不以示人之意？無非是害怕大禍再次臨頭，害怕那些「好事君子」抓住信中的片言隻語，捕風捉影，栽贓陷害。蘇軾說他經常「偏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間，與漁樵雜處，往往為醉」。表面看筆調輕鬆，實際上包含着難言的辛酸，特別是像他這樣一位「奮勵有當世志」的人，「放浪山水」完全是不得已的。

明人袁宏道說：「坡公之可愛者，多其小文小說。使盡去之，而獨存高文大冊，豈復有坡公哉？」（《蘇長公合作引》）的確如此，蘇軾在散文方面的成就，不僅在于高文大冊，還在于「小文小

說」。蘇軾《志林》和《仇池筆記》中的許多隨筆，就是這種「小文小說」的代表作。如《記承天夜游》：「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。月色入戶，欣然起行，念無與爲樂者。遂至承天寺，尋張懷民。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橫，蓋竹柏影也。何夜無月，何處無竹柏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。」短短八十餘字，先寫兩人夜不能寐，相與步于中庭，次寫庭中月光如水，竹影縱橫，給人以清涼孤寂的感覺，最後發出明月竹柏處處有，但少閑人欣賞的感慨。寥寥數語，不僅再現了深秋月夜的景色，而且寄慨萬端，表現了他貶官黃州時那種強作輕鬆愉快的苦悶心境。

正因爲蘇軾的各體散文、駢文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，因此爲歷代文學愛好者所喜好，歷代專選蘇文的選本就很多，較著名者如南宋朗暉的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、明代茅坤的《蘇文忠公文鈔》、清代儲欣的《東坡先生全集錄》之類。兼選蘇文的選本更是多如牛毛，不勝枚舉。這些選本往往附有該文的評論、背景資料、歷代文集、詩話、文話、賦話、四六話以及各種筆記中也有不少蘇文的評論、背景資料，這些資料對研究、欣賞蘇文十分有用。編纂本書的目的，就在于爲蘇文研究者和蘇文愛好者提供盡可能全的有關蘇文的資料，以省大家的翻檢之勞。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卷五《詩話》云：「詩話之源，本于鍾榮《詩品》。然考之經傳，如云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』又云：『未之思也，何遠之有？』此論詩而及事也。又如『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』，『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』，此論詩而及辭也。事有是非，辭有工拙，觸類旁通，啓發實多。」「論詩而及事」

偏重于背景資料，「論詩而及辭」偏重于評論資料。二者對研讀詩、詞、文都是很重要的。故本書雖名之曰《蘇文彙評》，但所收不限于評論資料，有關背景資料也一併收錄。涉及單篇者皆錄于各篇之後，謂之《蘇文篇評》。有一則資料評及數篇蘇文者，短者在各篇之下皆收。過長者，則涉及各篇之評語重收，所舉文則僅限于該篇。不作參見，以免讀者前後翻檢。有的資料，層層相因，後出而全無新意者不收。詩、詞字數不多，蘇詩又幾乎篇篇有評（紀昀），故全部收了原詩原詞。文章一般較長，故只是讀者面大而資料又較多的少數名篇收原文，作為卷上，多數文章則只在篇名下附資料，而不收原文，作為卷下。如果動踰萬字而又只有一兩條評論資料的長篇大論，也收原文，只會徒增篇幅。讀者需要翻檢原文，不難根據篇名及中華書局出版的《蘇軾文集》所附篇名索引找到原文。長文只收有一篇，即《上神宗皇帝書》，因為它最足以代表蘇軾一生的政治主張。所收蘇文原文文字，基本上以《全宋文》中的《蘇軾文》為準，編排順序也大體按《全宋文》分類編排。不涉及單篇而綜論蘇文者，附于單篇作品之後，謂之《蘇文總評》，作為附錄一。無論篇評或總評的資料，皆大體按朝代先後編排。所錄資料，皆詳注出處，有些序跋從篇題即可知其出自原書卷首或書末所附者，則只注作者和篇題。附錄二為《引用書目索引》，錄所引資料的作者、書名、版本。最後是本書有評論資料的蘇文的《篇名索引》，以便讀者查閱所需之篇的資料，作為附錄三。本書目的雖在于盡可能全地彙總有關蘇文的資料，但限于見聞，遺漏一定很多，容後續補。

本書的臺灣版，我曾請本所的刁忠民先生審讀過，兩種索引是本所沈治宏先生爲我代作，這次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大陸版，又由本所李勇先生重新審讀一遍，改正了臺灣版的一些錯誤，本所的王蓉貴爲此書排版付出了不少勞動，還有不少人先後參與錄入、校對此書，特此一並表示謝意。

# 蘇文彙評卷上

## 後杞菊賦并叙

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。及夏五月，枝葉老硬，氣味苦澀，猶食不已。因作賦以自廣。始余嘗疑之，以爲士不遇，窮約可也，至於飢餓嚼齧草木，則過矣。而余仕宦十有九年，家日益貧，衣食之奉，殆不如昔者。及移守膠西，意且一飽，而齋廚索然，不堪其憂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，循古城廢圃，求杞菊食之，捫腹而笑。然後知天隨生之言，可信不繆。作《後杞菊賦》以自嘲，且解之云。

吁嗟先生，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？前賓客之造請，後掾屬之趨走。朝衙達午，夕坐過酉。曾盃酒之不設，攬草木以誑口。對案蟬聲，舉箸噎嘔。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，井丹推去而不餒。怪先生之眷眷，豈故山之無有？先生听然而笑曰：人生一世，如屈伸肘。何者爲貧？何者爲富？何者爲美？何者爲陋？或糠覈而瓠肥，或梁肉而墨瘦。何侯方丈，庾郎三九。較豐約於夢寐，卒同

歸於一朽。吾方以杞爲糧，以菊爲糧。春食苗，夏食葉，秋食花實而冬食根，庶幾乎西河、南陽之壽。

蘇軾《與寶覺禪老》（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六一）：近有《後杞菊賦》一首，寫寄，以當一笑。朋九萬《烏臺詩案·與王詵往來詩賦》：當年並熙寧九年內作《薄薄酒》，又《水調歌頭》一首，復有《杞菊賦》一首並引。不合云：「及移守膠西，意其一飽。而始至之日，齋館索然，不堪其憂。」以非諷朝廷新法，減削公使錢太甚，齋醢廚薄事皆索然無備也。

洪邁《容齋五筆》卷七《東坡不隨人後》：賦假爲漁父，日者問答之後，後人作者悉相規仿。司馬相如《子虛》、《上林賦》以子虛、烏有先生、亡是公，揚子雲《長楊賦》以翰林主人、子墨客卿，班孟堅《兩都賦》以西都賓、東都主人，張平子《兩都賦》以憑虛公子、安處先生，左太冲《三都賦》以西蜀公子、東吳王孫、魏國先生，皆改名換字，蹈襲一律，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者。晉人成公綏《嘯賦》，無所賓主，必假逸群公子，乃能遣詞。枚乘《七發》，本只以楚太子、吳客爲言，而曹子建《七啓》，遂有玄微子、鏡機子。張景陽《七命》，有冲漠公子、殉華大夫之名。言語非不工也，而此習根著，未之或改。若東坡公作《後杞菊賦》，破題直云：「吁嗟先生，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？」殆如飛龍搏鵬，鸞翔扶搖于煙霄九萬里之外，不可搏詰，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？

李耆卿《文章精義》：班固賦設問答最弱，如西都貴東都主人之類。至子瞻《後杞菊賦》起句云：「吁嗟先生，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。」便自風采百倍。

周密《浩然齋雅談》卷上：甫里有《杞菊賦》，東坡有《後杞菊賦》，張南軒有續賦，夏樞密亦有續賦，亦各有意。

王若虛《文辨》（《滹南集》卷三四）：東坡《杞菊賦》云：「或糠覈而瓠肥，或梁肉而墨瘦。」諸本皆同。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，無瓠墨二字，固當勝也。

白珽《湛淵靜語》卷一：舊讀天隨生、坡公、南軒三君子《杞菊賦》，皆食菊之苗耳。屈子「餐秋菊之落英」，都是食其花。

又：東坡《杞菊賦》末云：「吾方春食苗，夏食葉，秋食花，冬食根，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。」穎濱則不然，有詩曰：「春初種菊助盤蔬，秋晚開花插滿壺。微物不多分地利，終年乃爾任人須。天隨匕箸幾時輟，彭澤樽罍未遽無。更擬食根花落後，一依本草太傷渠。」長者之言也，不待食菊而自壽矣。

## 赤壁賦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，遊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

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憑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問客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」

客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』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。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。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酺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。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尊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。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。耳得之

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食。」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。肴核既盡，杯盤狼籍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蘇軾《與范子豐》（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五〇）：黃州少西山麓，斗入江中，石室如丹。傳云曹公敗所，所謂赤壁者。或曰：非也。時曹公敗歸華容路，路多泥濘，使老弱先行，踐之而過，曰：「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，華容夾道皆葭葦，使縱火，則吾無遺類矣。」今赤壁少西對岸，即華容鎮，庶幾是也。然岳州復有華容縣，竟不知孰是？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，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。李善吹笛，酒酣作數弄，風起水湧，大魚皆出。山上有棲鵲，亦驚起坐念孟德、公瑾，如昨日耳。適會范子豐兄弟來求書字，遂書以與之。李字公達云。

蘇軾《朱照僧》（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七二）：朱氏子名照僧。少喪父，與其母尹皆願出家，禮僧守素。守素，參寥弟子也。照僧九歲，舉止如成人，誦予《赤壁》二賦，鏘然鸞鶴聲也。不出十年，名冠東南。此參寥法孫，東坡門僧也。

蘇軾《與欽之》（《庚子銷夏記》卷八）：軾去歲作此賦，未嘗輕出以示人，見者蓋一二人而已。欽之有使至，求近文，遂親書以寄。多難畏事，欽之愛我，必深藏之不出也。又有《後赤壁賦》，筆倦未能寫，當俟後信。

蘇籀《欒城遺言》：子瞻諸文皆有奇氣，至《赤壁賦》，髣佛屈原、宋玉之作，漢、唐諸公皆

莫及也。

《唐子西文錄》：余作《南征賦》，或者稱之，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。惟東坡《赤壁》二賦，一洗萬古，欲彷彿其一語，畢世不可得也。

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一三：黃州亦有赤壁，但非周瑜所戰之地。東坡嘗作賦曰：「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」蓋亦疑之矣。故作長短句云：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」謂之「人道是」，則心知其非矣。

周必大《閑居錄》：《天竺僧傳》：公有蘇子《赤壁》墨本，與今本有數字不同。「嗚鳴然」作「焉」，「鬱乎蒼蒼」作「蔚」，「酺酒臨江」作「舉酒」，「渺滄海之一粟」作「浮海」，「盈虛者如彼」，作「贏」，「之所共樂」作「共適」。字法甚逸，當是初成此作，佳客在座，且誦且書，故心與神變，字隨興會而得。

袁文《甕牖閑評》：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」《文選》載曹丕之詩也。蘇東坡作《前赤壁賦》云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』，此豈非曹孟德之詩乎！」孟德乃丕之父，亦錯記焉耳。

史繩祖《學齋佔畢》卷二《坡文之妙》：至于《前赤壁賦》尾段一節，自「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」，至「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」，卻只是用李白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」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，愈奇妙也。

吳子良《荆溪林下偶談·坡賦祖莊子》：《莊子內篇·德充符》云：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